



李 竑

7  
妻子来自美国

# 妻子来自乡间

李 劫 著

人 民 社



妻子来自乡间

李 斌 著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25 插页 2 字数 149,500

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21,000册

书号: 10113·191 定价: 0.54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个短篇小说集。作者李劫，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作家。他的小说，农村生活气息强烈，桂南地方色彩浓厚，语言朴实，刻画细腻。在塑造社会主义一代新人，讴歌人民群众心灵美的艺术创作中取得可喜的成就。

插图：马三和 刘国基 罗传洲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啊！绿洲·····     | ( 1 )   |
| 在长青的森林里·····  | ( 13 )  |
| 深 情·····      | ( 24 )  |
| 身 价·····      | ( 36 )  |
| 诊室内外的春天·····  | ( 48 )  |
| 牛 歌·····      | ( 63 )  |
| 母亲的声音·····    | ( 75 )  |
| 捉鸡记·····      | ( 84 )  |
| 妻子来自乡间·····   | ( 87 )  |
| 忘却了的爱情·····   | ( 102 ) |
| 旅 伴·····      | ( 113 ) |
| 第一次收获·····    | ( 125 ) |
| 亲 家·····      | ( 135 ) |
| 朋 友·····      | ( 148 ) |
| 女记分员·····     | ( 157 ) |
| 茶山夜火·····     | ( 170 ) |
| 从火坑里跳出来的····· | ( 195 ) |
| 后 记·····      | ( 227 ) |

## 啊！绿 洲

一夜的失眠，倒给他带来了好处，他早早就来到车站的入口处排队，竟排了前五名。现在他安然地坐在自己占有的位置上，而且是个临窗位。三百里的旅程不算太远，但如果是站着到达，你试试看？

上车的人是那么多啊！除了春节，十几年来都没有过这样的旅行旺季，每一个座位都坐满了，车厢的过道上，接合部，洗漱间，全都站满了人，还不断有人往上涌。每站必停的普客列车从来就是这样，载着除了少数从起点到终点的全程旅客，更多的是乘坐一两站赶集趁圩的农民，他们挑着庞大或者沉重的担子，上下车都是那么慌张失措，这就更使整个车厢的秩序混乱不堪。对此，据说是即使最最优秀的列车乘务员也无能为力。请将就一点吧，谁叫你是一个普通的乘客呢！能有一个位置让你坐下，你就应该心满意足了！

现在，我们这篇文章的主人翁y同志，正是这样的心情。他是出公差的，要去的地方仅有这一趟普客列车，亦即是常说的慢车，尽管公费报销，也不能加快，更没有卧铺。他不是高干，没有坐软席的资格，即使有这样的资格，坐上了这样的列车也只能屈就了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是感到很侥幸很满

意了。

据说是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，所以乘车的生意人多了，多得不得了，以致每一个旅行的人上了慢车就摇头，就变色，就要掉磅。今天，y同志亲眼看到了这情景，得到了这一个座位，的的确确是心满意足了。他是奉局领导的指示，到下属的一个单位，去了解一个工人的材料，这个工人二十余年如一日，为周围的人做了不少从不留名，从不取酬的好事。据反映，他做好事的时候，雷锋的名字还没有出现，局里有人说，把他当作学雷锋的好榜样不确切，应全面了解他的事迹，作出更为准确的评价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了y同志。为了这崇高的使命，他决心不辞劳苦，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。何况，现在他坐得好好的，可以饱览车窗外的风光景色，更可以从容地察看周围一切旅客。坐机关太久了，出来走走，也实在是个好差使啊！

他发觉了，他坐的是双人排的座位，和他相邻的是一个老太太，一身蓝靛土布唐装，干净整洁，一看就知道这是个来城探亲的农村老太太。y同志依稀记得她是由一位五大三粗穿铁路工人服的青年护送上来的，安顿好她之后他就走了。y同志忽然觉得不安起来，这老太太身体看来虚弱，应该让她坐靠窗的位子才对。

“老人家！你请里面坐，窗边空气清新。”他说。

“不了，我怕风！”象突然引起了条件反射，她咳嗽了，一连串的吭吭声，使她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可幸，一阵发作之后，她又平静了。

对过，和自己照面的，是个年青人，留着原始型的头发，

可鼻梁上却架着一副二十世纪最新最时髦的眼镜，眼镜很大，镜片两层颜色，上端淡茶色，下边晶莹透明，一个外文的小商标还留在镜片上。他不时用手推一推这副眼镜，不多不少每分钟三次。他上身穿着一件进口的黄尼龙套衫，颜色鲜艳，下身穿一条绿色的尼龙西装裤，足蹬猪皮凉鞋，白丝袜。他皮细肉嫩，加上这一身超凡打扮，在这车厢里更显得与众不同，也许他已感觉到这一点，那傲然的神色刺痛了y同志的神经，他又有些不舒服了。

“他是决然不会和我交谈的！这一身衣服装扮，他就以为自己是一颗中子星，一立方公分的体积就会有四十吨的分量！唉！”

斜对面，是一位五十开外的瘦个子，也戴着一副眼镜，是近视眼镜，黑边，很常见的眼镜，一身衣着也十分平凡，但很整洁。他表情冷漠，一双鼓起的眼珠木然地看着正前方，一切的喧闹，一切的人物似乎都引不起他丝毫的兴趣。y同志猜测，这是一个饱经忧患和风霜的知识分子，也许是一个中学教师。

y同志忽然感到寂寞起来了，他最不习惯默默地坐着无事可做的生涯，而看来，不管是否愿意，这旅途，将就是这样度过了。

但y同志错了。列车开行不久，他就被一个刺耳的女高音干扰得坐不住了。在离他不远的地方，站着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，她不时在高声叫喊：

“鬼打的，挤什么呀！”

“讨厌的，真烦死人了！”

看来，许多人都明白，在这拥挤得几乎象装罐头的车厢里，挤呀，压呀，左碰右撞呀的事，虽然是极度使人不舒服的，但都无可奈何地默默忍受了，唯独这位女士例外。她拼命地叫喊，用一种几乎是仇恨的声音骂着所有经过她身边的人。她样子很漂亮，穿着一身线条笔直的服装，质地高级，色彩鲜艳，干净整齐，几乎象位女王似的出类拔萃。每逢有人打从她旁边经过，她就拼命地往回缩，浑身的肌肉都在抽搐，生怕别人碰着她身上的任何地方，充分表现了一位高贵的女士在一群俗人当中的自卫本能。

“哎哟！”又是一道尖叫，她用充满憎恶的声音冲着—位男旅客，仿佛要避开一堆散发着恶臭的污物，双眼闪着十分鄙视的光芒：“你挤什么鬼魂！”

那旅客被这样的声调和目光激怒了，他皱了皱眉头，咬着牙关好一会，才慢悠悠地说：“别人也在挤我，将就一点吧！那么高贵！为什么不坐小汽车？”

这位女士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她眼泪也几乎滚出来了：“你……你，我还带有个小孩呀！”

y同志这才注意到，在她的衣摆底下，一个小姑娘正在拼命地搂着她母亲的大腿，她母亲一手扶着旁边的靠椅背，一手在保护着她的小心肝。孩子约莫三四岁，把头紧紧地埋在母亲的衣服里，象是害怕看见这混乱而又可怕的一切！

y同志觉得自己坐在一堆灼热的沙子上，不由得动了动。对面，戴眼镜的现代派，仍在傲然地望着窗外，那中年戴眼镜的瘦个子仍木然地看着自己的脚尖，老太婆在打着强忍不住而迸发的咳嗽。往旁边看，过道里象森林似的站满了人，那边

的情况没法看清楚，反正男旅客不再回嘴，除了车轮的敲击声以外，车厢里静默了。

看来，没有人怜悯这位年青美丽而又高傲的母亲，也许是她的言行不逊赢不得应有的同情，竟然没有哪一个人让座的。上车的时候，哪一个不是生龙活虎的，壮健结实的旅客有的是啊！

y同志长坐机关，旅行的份儿不多，但他不是个聋子瞎子，他也知道，当今之世，和他那黄金般的青年时代不同了。但当他想到了过去的现实，那简直是一个温暖而又不沉人的湖，他固执地相信，那样的日子会重来的，象他那一代人还活着。他从不同意某些人对现在社会生活那种长吁短叹的估计，比如，他现在要去采访的那个老工人，不是给了许多人以温暖，得到了许多人的尊敬与推崇么？

可是，现在，一个带着孩子的母亲没有座位，谁知道她还要站多久呢？难道，周围所有的人都会眼瞪瞪地看她站着么？这位女士虽然美丽但并不可爱，可她的女儿呢？难道也要象做恶梦似的受罪走完这个旅程么？也许她是去找爸爸的……结果呢？她爸爸见到她时，可能惊跳地把她立刻送到医院去……

“这位大嫂，请你这里坐！”y同志连自己也觉得有点突然地站起来，向她打招呼。

她呢？一动不动，她以为他在招呼另外的一位妇女，待四面张望了之后，她确信是招呼自己，但仍然一动不动，她压根儿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，她在怀疑自己的听觉。

“请吧！别客气，你带着小孩！”y同志又招呼她了。

没错，是喊她，是让座给她！她在一刹那间明白了过来，也就在一刹那间，她已经扑到座位上，吁了口气，坐了下来。

她没有看他，没有笑脸，没有一声“谢谢”，更没有什么谦让的举动，似乎，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，她应该有个座位，理所当然之至！

静默。y同志忽然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惘然间，他只见到那瘦个子第一次抬起头来，冷冷地瞧了那位女王一眼，而后，又瞧了y同志一眼，又看他的脚指尖去了。

现在，他站着，人多，他不方便走开，也不想走开。原来，他以为，让一让座，总会引起一些谦让，而后，很可能是轮流坐庄——她毕竟还壮健嘛！孩子可以不动，大人可以互让，礼尚往来，总可以互相分担一些欢乐或者苦难的吧，看来，不一定了。不过，这没有什么，站一下而已！

谁知道，站着会比走着更辛苦一点呢？不多久，y同志就觉得两腿在发麻，而且，车身的摇晃，又使他不得不紧张地照顾自己身体的平衡。他不自觉地紧挨着身旁的茶几，这的确是舒服了一点儿。还好，尚能对付。

“啪！”身后象爆炸一样传来了一个吓人的响声。y同志回头一看，眼镜青年正生气地厌恶地瞪着他的后身，狠狠地把自已的搪瓷茶缸移了一个位置。很明白，他在示意：这是茶几，不容许搁上你的屁股！

y同志稍稍有点儿脸红了。的确，这不够文明，也不够雅观。他又站起来了。眼镜青年象是了却一宗心事，又傲然扭转脸孔向着外面的田野了。讨人嫌的角色千万不要扮演，要不岂不成了苍蝇！y同志丝毫没有为自己的被斥退而不快。他

微笑地颌首道歉：“对不起！”

如果能听到一声回答，他的平静情绪可能维持下去。通常是应该有个回响的，比如说吧，“不要紧！”“不要介意！”“没什么！”可现在什么也没有。y同志心里，隐约升起了一股淡淡的愁闷。初秋的天气，还闷热，但心里好象是盘旋着一股冷气。

老太婆又咳嗽了。哎哟！她怎么被挤到了座位边上啦，她半边身子吊在座位外面。那位高贵的母亲把孩子放在窗口占了半人的位置，她自己把整个身子，毫不收敛地扩大了地盘。她那色泽鲜明柔和的凡立丁裤子，大概使老太婆感到沾污了它是莫大的罪过，于是不断地闪让，到最后落得了这个下场。坐得不舒服使她的老毛病又复发了。

“你！怎么老咳嗽呀！”高贵的年轻的母亲在发问了，不！简直是干涉了！大概，她一生中唯一的表情是厌恶！厌恶一切使她感到不舒服的东西。真正地是一派女王的架势！

“唉！没办法，我这老毛病……吭……医不好！吭……”

“哎哟，真——”没有说下去，但y同志从她的声调和厌恶地瞪着老太婆的眼光，毫不含糊地猜到了这句话的下文是“真——讨厌死了！”她没有说出来！不敢说出来！她到底还是一个人啊！

老太婆抵挡不了这么可怕的目光，她更萎缩了，就象一个自觉犯罪的人低下了头。

“吭！——”她急忙地用手掩着口，站起来挤过森林般的人丛。幸好，人们都给她让路。她向车门口走去，也许是吐痰，也许是感到那刺人的目光和厌恶声调的可怕，反正，

很久很久，也还没有看到她回来。

不知怎的，这给y同志心里悬了一件事，他记挂着这个老太婆，她也许再也挤不回来，也许正在哪一个角落里喘息……应该帮她走回来。是应该！这么一个可怜的老人。

他走出去了，朝着老太婆走出去的方向。在车厢接合部一个靠车门的地方找到了她。她正坐在车板上，用手轻轻地揉着胸脯。

“老人家，我带你回去吧！人多不好走。”

“不！我不回去了，这儿还舒服！真唔该！你是好心人，我的位置，你坐吧！”

“我不要紧，你还是回去好，我扶你。”

“不去了，真的不去了。这儿倒自在，我爱咳就咳，不惹人，真的，不去了！”一片真诚的声音，使y同志完全相信：这儿的确比原来的地方舒服，起码，不再承受那吓人的目光了。

他回去了。这回，他仍然将有一个座位了，虽然不是原来的临窗位，但到底是一个座位啊！

然而，他傻眼了，年轻而又高贵的母亲，伺候着她那漂亮的小公主，安然地睡在椅上。她自己呢，坐了原来老太婆的位置。当y同志回到他原来的座位旁边时，这个母亲看到了他，可是没有说话，甚至连头也不抬一下，就象对待一个刚上车来的陌生旅客，根本没有任何答理的必要。

就象心头被一条冰冷的蛇爬上来了一样，一刹那间，y同志觉得浑身也冷起来了，他觉得在这个座位旁边，他一刻钟也不能呆下去了。他也不想说点什么话，对于母亲和儿童，不

要过多地责难，不要过分地苛求，走吧！我自己可以落脚的地方，即使是沙漠，也总会有绿洲的。何况，这是列车，是一群温热的人的集合体！

他奋力向车厢的最前一节挤去。他知道，那里也可能有个立足点，习惯上人们上车总是跑向列车的中段，而且，要到达那里，得经过好几节车厢，有更多的机缘找到座位。好在自己只有一个手提包，走起来困难不大，走一下松动一下，站久了的双腿，花算！

每逢碰到一个空位，他就满怀希望地友好地问道：“请问，这儿有人么？”

“有人！”

“怎么没有人？这时上车还想找座位么？”

“有，吃饭去了！”

天知道是不是真的！

已经走到了列车的尽头。这里是最后的一排座位了，好在这地方毕竟较为松动，y同志找到了一个立足点，他终于决定不走了。他挨着车厢板，左右脚轮流交替地站着，还好，毕竟比原来的地方好啊！

他的头有点昏眩了，他闭着眼睛休息了好一会。然后，他端详每一个旅客，锻炼自己的判断能力，猜测他们的职业，身份，旅行目的……可他看来看去，联想总是把他引向原来身边的那几个人：那戴着时髦眼镜的，自以为有中子星一般分量的年轻人，那木然地凝视自己脚尖的瘦个子，那象女王一般高傲而矜持得不屑一顾别人的女王，那吭吭地痛苦咳嗽的老太婆……他眼前的景象是热闹的，可他觉得自己象是进

了沙漠，心里荒凉、孤寂，有着一种被遗弃的感觉……

记忆也活动起来了，他隐约地记起从红领巾直到青年团员的时代，那时他也作过不少次旅行——那么遥远那么温暖的年代啊！他得过别人的温暖，他也把温暖给过别人……时代前进了，他也快老了，他自己青春已经消失，可是，那个年代的温暖竟然也会消失么？不会吧！他不正在去寻找那一位为人所尊敬的老工人么？

是的，不会的！……但愿不会！可是，他今天走过了约莫十个车厢，在他面前出现了千多人，其中，百分之七十是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年轻人，或者是还壮实的中年人……谁给了他温暖？即使那个承受了他让了座的年轻的母亲，也丝毫没有给他以一个起码的礼貌！

他真想立刻找到那一位老工人，问一问他，他是否遇到过这些问题？他是怎么想怎么对待的……据说，这是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破坏——啊！使人的心境变成沙漠似的，真可怕！那末，真的如此，又该怎么重新建设，人总是要在建设前进的！当然也应该包括心灵上的建设。他又打了个冷颤，怎么能使那象是里里外外都麻木了的瘦个子变得热腾腾起来呢？啊！这真难以想象。

他心冷了，这次旅行前那一股激动与信心有点动摇了，他该在这个任务中写下什么样的内容与评价呢？

靠着摇晃的车厢，他有点昏昏欲睡，但怎么能睡呢？他双腿麻木，浑身骨节在发胀，脑子在乱七杂八地不停地缺乏逻辑地转动起来……

“这位同志，你脸色不太好，你站久了吧！来！这里坐，

这里坐！”

说话的是一个年青人，一个嘴上刚长茸毛的小伙子。他刚从一本书的意境中跳了出来，看样子是刚刚发现了神色变异的y同志。

“请！别客气，你先坐一坐，你大概还得走很远吧？”小伙子又在敦请他了。

y同志抬起头，迎接他的是一双明亮而又热情的双眸，那里充满了真诚的闪光。

“啊！到底还有绿洲！”y同志感动了，他以为消失而又渴望见到的东西终于又重新出现了。

“谢谢，谢谢！”他说。列车一声长鸣，抖动了一下，又到了一个中途站。他看看窗外，抖了抖自己的小提包：“我已经到达了！你请坐，再见！”

他走出了车站。他看到了那位年轻美丽而又高贵的母亲也下车了。她牵着小公主的胖小手，这小姑娘大概睡了一个好觉，活泼得象一头小鹿，蹦蹦跳跳地叫嚷：“爸爸呢？爸爸呢？怎么不见爸爸，我要爸爸！”

妈妈双眼闪光地安慰女儿：“来了，你看，那不是他吗？就要见到了，别急呀！”她那厌恶一切的神情不见了，双颊现出激动的红晕，幸福的即将来临使她更美丽了，一下子她由一位女王变成了一位女神，使人看她一眼也感到这世界上确还有幸福与热情。啊！但愿这种幸福与热情能扩展得更大一点，更远一点，能在这世界生根立足。

y同志忽然又想起自己的任务来了。他觉得，他不应该过分责备这位母亲与少妇——尽管她不是那么可爱，更不应后

悔自己给她让了座位。的确，看到这样的生活画面，绝不应为这样的小事而遗憾。更重要的，应该象那位老工人那样，努力创造这样的生活！

“再见，年轻的妈妈！我得找寻那位老工人，或者，可以说，我跋涉过沙漠，但我正在寻找那一度失去的绿洲，只有它才能征服沙漠。下了列车，我又要走路了。啊！这样的旅途！”他想着，甩开双手，继续走那还必须走下去的旅程。

1980年9月